

责任编辑: 涂 健 电话: 1010165389197 电子信箱: xinxuopin@126.com

一

杜鹃花辍学,不全是因为家庭贫困交不起学费。父亲杜宝贝虽然一字不识,却懂得读书的重要。

杜鹃花之所以辍学,是因为班主任王老师。

王老师就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然后现学现卖,初中生教初中生。学生们讨厌王老师,不是嫌他的教学水平低,是嫌他那双手。那双手骨结突起,五指细长,像是机器人的手。没事的时候,那双手碰到男学生就敲他们的后脑勺,碰到女学生就拍她们的屁股。

杜鹃花才上了两个月的初中,就被王老师拍了9次屁股,而且一次比一次重。所以,再一次发生了较为严重的拍屁股事件之后,在堂姐的率领下,杜鹃花未经父母许可,就远走高飞出外打工去了。那是她第一次远离家乡,才14岁零5个月。

杜鹃花跟着堂姐来到遥远的南方,在东州露城区打工。如果从大街上走过,你永远不会相信经济发达的地区还有那种黑暗的地方。在令人眼花缭乱的霓虹灯后面,有条狭隘的小巷。从小巷七弯八拐之后,是一个简陋的小工厂,整个工厂也只是一幢五层的破旧大楼。三楼四楼是车间,五楼是宿舍,二楼是仓库,一楼则是安全保卫人员值班室。那鬼地方虽然闷热如蒸笼,夏天却只有极少几部电扇,而且经常加班。经理像皇帝,伙食像猪食,工头像恶狼,工资则低得令人难以置信。好多个姐妹干不了几天就走了,而杜鹃花一干就是3年。3年之中,因为舍不得花路费,杜鹃花一直没有回家。

杜鹃花喜欢那边的大环境。露城区有个特别大的广场,叫世纪广场。中间九龙盘柱,四周则青松翠柏,绿草如茵,鲜花怒放。虽然这一切跟她们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无关,但走在那被浓阴覆盖的小径上,蝴蝶和蜜蜂照样会绕着她飞来飞去,娇艳的花朵照样会对她灿烂地微笑,它们对本地人和外来人一视同仁。杜鹃花枕肘躺在芳香的草地上,常常做一些无边无际的有时是妙不可言的青春梦。

对于相貌清纯,年轻健康的下姑娘们来说,露城赚钱的机会很多,因为这里遍地都是有钱人和有钱赚的行业。有的女孩儿不久就去了酒店、桑拿、美容美发厅,或其他更神秘莫测的地方,有的则成了香港老板在内地的情人。杜鹃花的堂姐不久跟一个矮胖缺牙的鞋老板好了上,还打算替这个丑陋的家伙生个小矮胖子。

杜鹃花牢牢守护着自己的防线,对那些堕落的现象不屑一顾。她感觉那种做法很肮脏。她牢记着父亲的话:“爸给你取杜鹃花为名,就是想让你像花一样,开得红。将来要争气,不给祖宗丢脸。”可是,杜鹃花不知不觉已经长到18岁,如此妩媚漂亮,不能孤芳自赏,百无聊聊之际,也想跟一个男人谈恋爱。

二

那个男人叫黄学民,是隔壁工厂的一名分报员。他身材矮小,体格结实,可惜精神一点也不示强,总是一副无精打采、愁眉苦脸的模样。不过自从他认识了杜鹃花,他的笑容渐渐多了起来,性格也有改变的趋势。打一开始,杜鹃花就不知道他的年纪,黄学民开始说话温和、办事细心,经常笑咪咪地盯着杜鹃花,直盯得她全身燥热,心慌意乱。他们虽然没住到一起,但是感觉上就像一家人。杜鹃花没有把自己的身体给他,他也不着急要。他们不慌不忙地缠绵着,似乎只在等待对方开口,似乎两人结婚成家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那时候,所有的熟人都喊她杜鹃花,只有黄学民一个人坚持喊她那个又朴素又乡土的名字。每次黄学民用那厚厚的男中音发出她那带着浓浓乡情的名字时,杜鹃花都感动得想哭。

突然有一天,家乡托人捎信来,叫杜鹃花火速回去。她猜不透是什么事。爸妈的身体都很结实,爷爷奶奶倒是年纪很大了,或许有啥不测,但杜鹃花是家中最小的女孩子,不一定这么急迫地要她回家操劳呀。

黄学民送她到车站。火车就要开了,他才说头一句话:“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家里要你回去结婚呢!”

杜鹃花大吃一惊:“你怎么知道?”黄学民笑道:“我不知道。我猜的。”杜鹃花问:“如果真是结婚,你准备怎么样?”黄学民反问:“你希望我怎么样?”杜鹃花果敢地说:“你若能突然出现在我家的大门口,我就跟你走,哪怕天涯海角、刀山火海。”黄学民笑道:“如果你已经结婚了呢?”杜鹃花认真想了想:“只要还没拜天地、入洞房。”黄学民道:“好。”

杜鹃花不知道,就是这个“好”字,引来了她日后千个不好万个不好。

三

杜鹃花的父母果然是叫她回去相亲。对象是她初中的一个同学。那男孩子杜鹃花依稀还记得,因为老穿着一身黑衣服,脸蛋也黑黑的,双手也黑黑的,同学们便喊他“黑狗”。黑狗现在依旧很黑,只是强壮了许多,脸上浮现着天真的微笑。见面之后,两个老同学倒不甚拘束,谈起当年那个讨厌的王老师,两个人都气愤得大骂起来,然后又一起哈哈大笑。

杜老伯看中了黑狗的本分和聪明,黑狗一直读到高中毕业,然后在附近镇上教书。虽然只是个民办老师,在花庄务农的人看来,那是一份又轻松又令人尊敬的职业。

杜鹃花跟黑狗在一起,感觉轻松舒服,平平淡淡,不是想象中的甜蜜,但也不怎么反感。心想,结婚就结婚吧。至少再不用到处相亲,也让爹妈从此不用替她操心了。在家乡的暖风吹拂下,她几乎把黄学民忘掉了。

两家订婚的时候就商定了结婚的日期。那日期很快就到了。因为山路坎坷不平,男方虽然没有租来扎彩球的汽车,但请了唢呐锣鼓队来接亲,一路上吹吹打打,山谷里回荡着欢乐的音乐,场面很热闹。

杜鹃花打扮得像一朵盛开的杜鹃,躲在闺房里,等着那个公认的欢乐的时刻。她一点没意识到,这也许是她短促一生中离幸福最近的时刻。

这时杜鹃花突然透过绿阴遮掩的窗户,看到远远的篱笆外,有一个熟悉的面孔一闪,然后又不见了。

那是黄学民!是黄学民!

杜鹃花一时手足无措。她同时想起了在东州露城所有的甜蜜生活,想起了那个花团锦簇的九龙盘柱的大广场和鬓发边翩翩飞舞的蝴蝶。

杜鹃花不知道怎么办。她只知道一点,如果此时跟爹爹商量退婚的事,她会直接拿刀杀了她。

杜鹃花心跳如鼓,就这样恍恍惚惚地被迎亲的队伍接到了黑狗家。

山色苍茫。乡间的婚礼喧哗而又混乱。男人们抓紧这难得的好机会大吃大喝,女人们则三五成群地凑在一起叽叽喳喳。杜鹃花被安置在后院一间土砖砌成的小屋里,四壁贴着花花绿绿的年画。年轻的伴娘被小伙子们拉出去疯打嬉闹,只剩她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那儿。

杜鹃花心中有鬼,忍不住打开小小的窗户朝外望去。一眼又看到了那张熟悉的面孔。天哪,他竟然跟到了她的婆家。黄学民站在树丛中,满脸是焦急和期待,朝她拼命地招手。



杜鹃花吓坏了,赶紧关上窗户。只过了片刻,她又把窗户打开一条缝。她看到黄学民仍站在树丛中,一副坚定不移的神情。杜鹃花望着四周的土墙和墙上花花绿绿的年画,再望望窗外。她的确有那翻天覆地的片刻的思想斗争,激烈而又混沌。

一边是简陋的现实和平淡的生活,一边是灿烂的理想和纯洁的爱情.怎么办?

杜鹃花突然之间就下定了决心。她打开门,乘着夜色蹑脚滑过院落,溜到后门。黄学民立刻伸出那双她极为熟悉的大手。两人一句话也不说,直接朝大路奔去。跑了半里路,后面隐隐传来人群的叫嚷呼喊声。杜鹃花说:“上山!”两人分开路边的荆棘,朝山顶爬去。

翻过山脊,是另一条公路。杜鹃花和黄学民牵着手,一口气狂奔了20里。直到两个人大腿酸软,都瘫倒在地上。

当夜他们跑到了县城。第二天一早就搭上了开往南下的火车。

杜鹃花不敢想象家乡山坡上那场热闹的婚礼是如何收场的,不敢想象黑狗那天真的脸上会出现什么表情,更不敢想象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是如何发作的。她只知道,流淌的时间突然裂开一个大口子,生活再不能回到从前了。

这是杜鹃花第二次离开家乡。

四

直到上了火车,杜鹃花才清楚自己将面对什么样的现实。她想得很简单,要黄学民带他回他的老家。那儿也应该有他的父母乡亲,有他的唢呐队伍,有他布置得花花绿绿的房间,有另外一次更让她满意的婚礼。一切都是重复,杜鹃花身上还穿着新嫁衣,只不过换了一个她更爱的新郎。

黄学民却吞吞吐吐,变得愁眉苦脸起来。

在颠簸的300公里路途中,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杜鹃花才弄明白:黄学民原来早结婚了,他老婆还替他生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

杜鹃花从黄学民口中确认所有的事实之后,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但泪珠仍一串串地往下落,怎么也止不住。

她深深吞了一口气,好像要把所有的灾难吞到肚子里。回去是不可能了,只能往前走。她缓慢地说:“那咱俩就到东州露城去吧。”

黄学民不想去露城。他那儿的老乡特别多,现在跟杜鹃花公开同居了,怕传到家乡,挨父母、老婆的骂。

杜鹃花咬着牙干笑了两声,突然想到如果再退让,她就会一无所有。“非得去!”她说。黄学民最后只得依了她。

他们又回到露城。原来的生活似乎恢复了。他俩又在那开阔的广场上漫无边际地散步。翅膀上大黑点的蝴蝶又在迎接他们。黄学民将自己的脑袋枕在杜鹃花的大腿上,拿着薄薄的刀片懒洋洋地削着苹果。他们瞧着远处高楼的光光,如同星星一样。

杜鹃花说:“就这样一生一世也好。”

黄学民长长地叹口气道:“这里的生活就像仙境,可望而不可即。”

但生活不会完全重复的。杜鹃花很快怀孕了,当然只能去流产。从此以后杜鹃花就不停地进医院流产。那些冰冷无情的器械不但在她的身体里捣毁了一个又一个似乎不能叫生命的生命萌芽,也捣毁了 she 美丽的容貌——她一次比一次憔悴苍老。当医生宣布她此后可能很难生育的时候,她才刚刚满19岁。

杜鹃花根本料不到一生的青春是如此快捷地消失。杜鹃花还没有细细品味生命的美好就掉进了生活的冰窟窿。她变得不自信,变得暴躁,变得又瘦又黑。对性爱也没有原来那样热烈,能躲就躲。

于是他们开始吵架。起初黄学民尽量让着她,任她打任她骂,脸上常常出现被抓的血棱棱。黄学民对同事说是猫儿抓的。这样他陪猫儿过了一年。

春节期间,杜鹃花不准黄学民回去,说他一走她就跳楼。黄学民说可以不走。可两人却无处可去。他们没有钱,近在咫尺的花花世界不属于他们。他们只能在那窄窄的出租屋里泡方便面 and 吵架,然后就是听着屋外震天炸响的炮竹。

从大年初三开始,黄学民突然不肯让她了,他也变成了猫儿。两只猫儿经常对着打。杜鹃花的身体上也留下一道道伤痕。两只猫儿这样过了第二天。春节来临时,黄学民本想回去,杜鹃花也同意了。可是接到儿子的一封信后,黄学民突然改变主意不回去了。

到了第三天,形势进一步变化,黄学民那只猫儿竟变成了狗儿,狗儿当然比猫儿更凶。杜鹃花开始让着黄学民了。因为一打架黄学民就玩失踪,或两天或三天,任哪里也找不着他。杜鹃花一个人在那窄窄的出租屋里很害怕。为了不使黄学民人间蒸发,猫儿只好想着法子逗狗儿欢心。杜鹃花孱弱的身体再也适应不了工厂超常的劳动强度。为了生存,她只好放下做人的底线,每天化妆打扮一番,到那些洗脚屋里上班。当然,她只在那些大型的、正

规的、管理严格的地方做事,卖艺不卖身。

黄学民的情绪变得喜怒无常。高兴的时候搂着杜鹃花说百分之百相信她;不高兴的时候就离她的身体远远的,阴阳怪气地说:今天服用了哪个大老板呀?

所以杜鹃花每次下班后,见到黄学民总是忐忑不安。不知道今天是晴天还是阴天。如果是晴天,就在自己脸上挂着笑;如果是阴天,就赶紧换上一副苦脸。

五

杜鹃花所在的足穴店名字很动听,叫“桃源岛”,其实里面黑糊糊、脏兮兮的,很难让人联想到富有诗情画意的桃源胜景。杜鹃花在这店工作了一个月后认识了一个老板,一个危险的水性老板。

水老板之所以危险,是因为他从来不像其他顾客那样色迷迷地瞧着她的身体。他总是很疲倦地躺在那儿,闭上眼睛,安静而驯服地任她按摩和洗脚。越是这样的老板,杜鹃花越是不知道怎么应付。

杜鹃花始终对男人的年纪没有准确的概念,水老板大概有四五十岁吧?他身材均称,略显富态,皮肤清洁光滑,说话低沉而有磁性。他那忧郁的神情感动了杜鹃花,因为这跟她的心情吻合。水老板来的次数很多,每一次来都只要杜鹃花服务,“杜鹃花在吗?”然后眼皮都不抬一下,直走向他平时按摩的包厢。“在在在……”领班的老女人笑容可掬地把水老板径直领了进去,接着杜鹃花就多了个“生意”。这,惹得同事们又羡慕又嫉妒。有一次深夜,杜鹃花快下班了,水老板却出其不意进了洗脚城,杜鹃花原想去睡觉,但不能“得罪”水老板这一为她带来不少奖金的固定顾客,便打起精神为他加班。

在朦胧的灯光下,杜鹃花突然非常想跟他说话,开口问道:“大哥,您很忙吗?”水老板笑道:“怎么是大哥?我跟你父亲岁数差不多呢!”杜鹃花说:“我们老板教的——无论多大年龄的顾客,都要喊‘大哥’,不然就要罚款。有次来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头,我喊了声‘老爷爷’,结果被老板扣了我半个月工资呢!”水老板笑笑不作了声。杜鹃花又问:“像您这样的成功人士应该很快活呀,我怎么瞧您总是愁眉苦脸、郁郁不乐呢?”水老板说:“咱们俩都一样的。像你这样年轻漂亮的姑娘也应该很开心的,可是我也不少看到你高兴的样子?”两个人相视而笑,一瞬间,两个人似乎心灵有了交流。水老板起身的时候先递给她100元,说是小费。杜鹃花接过后说:“我们这儿不收小费的,我替您去买单。”水老板笑笑,又摇摇头,他说些什么,又咽回了话。他们互相对视了片刻之后,沉默了许久,他们俩找不到什么话题,就交换了电话号码。

当然,杜鹃花知道,水老板跟她是两个世界的人,不可能有什么“非分”之想,所以他那个电话号码,她偶尔也有想到,但她从来不打。下班之后,杜鹃花收起了所有的微笑和新鲜,依旧是那只可怜的猫儿。

六

虽然杜鹃花挣的钱比黄学民多得多,黄学民却从来不用她一分钱,只除了抽烟。杜鹃花给他买只有老板才抽得起的好烟,一买就是一条。后来杜鹃花想,这也是黄学民一直没有离开她的原因之一。

突然有一天,黄学民也开始喊她杜鹃花了。杜鹃花怯怯地说:“我喜欢你喊我原来的名字。”

黄学民却冷笑道:“你哪还有那朴素的浓浓的乡土味儿呢?”

杜鹃花心虚,不敢强辩。但是这样一来,对于杜鹃花而言,黄学民就跟其他男人们几乎没什么两样了。

有一天两个人不知为什么又吵起来,杜鹃花哭着说:“我为你连婚姻、连家乡、连父母都丢了。你知道我爹爹多疼我吗?你知道他曾经对我寄予多大的希望吗?你知道人家黑狗多疼爱善良吗?”

黄学民冷冷地说:“你不是为了我,只是为了你的追求。”杜鹃花脸上立刻露出狰狞的表情,大声吼道:“亏你说得出这样昧着良心的、无耻之极的话!”

黄学民一点也不退让,用同样高的声调说:“难道只有你牺牲?我呢?我是一个大男人,连家都不敢回去。我的儿子恨死我了。你知道我前年为什么突然不敢回家了吗?我叫他寄信来,他在信上写到,叫我千万不能回家,因为他们对同学们说他爸爸已经死了。死人如果回到村里,会害得全村人倒霉的。”

然后,两个人相互盯着,四只眼睛冒着火苗,用最恶毒的词汇相互攻击。好像原来在学校上语文课就是为了现在之用。妓女、王八、恶棍、骗子,世界上所有的坏蛋似乎都集中到这个小小的出租屋里了。

杜鹃花边骂边哭,到最后,她主动休战,恳求说:“学民,别再相互侮辱了。我们回到从前好不好?我们好好地相爱吧。我现在只剩下你了。”

黄学民却只在嘴里哼哼,脸上仍是那种歹毒的表情。就好像刚刚结束的战场上,还飘荡着杀戮的气氛一样。

黄学民其实是在苦恼地想:我不是不想爱你,可是此时此刻的你,哪个地方值得我倾力去爱呢?

杜鹃花不甘心就这么混下去,她曾经进行过一次艰难的努力,要改变命运.她想试一试,能不能找回被自己抛弃的亲情和父爱。

有一次跟黄学民大吵之后,她一个人悄悄买票上了火车,回到家乡。她鼓足了勇气翻山越岭走进花庄,对旁人指指点点视而不见,只顾急促地朝前走。她想,只要爹爹肯原谅她,肯收留她,别的她都不会在乎,她宁愿跪在地上三天三夜不起来。

杜老伯第一眼看到她,脸刷地变白了。接着,脖颈跟两颗眼珠一起变得通红通红。他指着女儿的鼻子说:“滚!”

杜鹃花眼看想解释,想忏悔,想跪到地上求情。杜老伯却根本不容她开口,从厨房里取出菜刀,“咣当”一声丢到她面前,喘着气说:“你若不滚,就把自己砍了。你若不想砍自己,就把我砍了。”

其实杜鹃花知道爹爹绝对不肯原谅自己,因为她丢了祖宗的脸。

杜鹃花踉跄着离开家门。走出老远,她还听得见现场那边爹爹隐约的号啕大哭声。她明白了,爹爹这3年都是在别人的指指点点中艰难熬过来的。

杜鹃花翻过山头的时候,留恋地回头瞅了很久,直到酸楚的泪水模糊了眼睛,直到暮色将那个小小的山庄完全吞没。

这是她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告别家乡。

七

杜鹃花好想跟黄学民彻底谈一谈。黄学民却没有耐心听她啰嗦,长长地打着呵欠,变得越来越无精打采。

突然有一段时间黄学民不跟她吵架了,对她又温柔又体贴。杜鹃花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果然,一个夜晚,黄学民轻声对她说:“我们分开吧。”

杜鹃花脱口喊道:“不行!为什么?”

黄学民叹息道:“你跟我一样清楚啊。在一起只是不停地相互伤害。”

杜鹃花嚷道:“不!你一定另有原因!”黄学民无奈地说:“哪有什么原因啊。”

杜鹃花一跃而起,抓住黄学民的领扣,逼问道:“是不是有另外一个女孩在等着你?那个女孩又清纯又温柔又热烈,能给你当初的感觉?”

黄学民道:“有又怎么样?没有又怎么样?这是两回事。”

杜鹃花含泪哀求道:“民哥,我爱你,请别离开我。”

黄学民被感动了,抱着她道:“我答应你,可你以后别争别吵别骂人了,好吗?”

生活似乎恢复了平静。

有天晚上,杜鹃花下班刚回家,突然手机响了。她一瞧号码,是水老板。这是水老板第一次在她休息时间来电话。她瞅瞅躺在床上的黄学民,走到门口去接。

水老板说:“我请你喝茶。”他说了一个豪华咖啡屋的名字。杜鹃花不由自主答应:“好。”其实她心里并没有作出决定。不知为什么,嘴竟然抢在了心的前面表态。杜鹃花对黄学民说:“我出去有点事。”不等黄学民反应过来,她就拉开门出去了。

在昏暗的灯光下,水老板似乎比往日更加郁闷。他俩隔桌而坐,几乎不说什么话。

水老板问她吃什么,她摇摇头;又问她喝什么,她依旧摇摇头。水老板不停地喝着红酒,最后重重地叹口气:“你不是说我为什么郁闷吗?我告诉你:我的老婆跟别的男人了。”杜鹃花惊讶地脱口而出:“您这么优秀,她怎么舍得背叛您?”水老板说:“我们不是一般的夫妻关系,两个人赤手空拳从内地过来,白手起家,共同奋斗,亲密得就像一个人一样。”杜鹃花问:“那个人比您更强吗?您夫人已经离开您了吗?”水老板苦笑道:“如果她找了一个更强的,为了所谓的爱情,勇敢地走出这一步,我倒也宁愿成全他们.她居然跟我的司机!”

杜鹃花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问:“那,那,您怎么处置他们?”

水老板又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目光突然显得狰狞:“对司机好办,打断他的腿扔到大街上去。”

杜鹃花不吱声,静静地等着下文。

水老板道:“难的是她。我一提离婚,她就自杀。昨天已经是第五次了,我其实刚从医院出来。”

杜鹃花浅浅地一笑。

水老板迷惑地问:“小丫头,你笑什么?”

杜鹃花说:“您夫人一直是爱您的。她跟司机不算什么,其实和您到我们这儿来洗脚捶背一样,轻松轻松而已。恐怕是您给她的时间太少,让她感到寂寞了吧?”

水老板听了这话,双眼圆瞪。好久好久,他徐徐舒了一口气,连灌了几口酒,自言自语道:“也许是这样。”

离开咖啡屋的时候,水老板突然拥抱了杜鹃花一下,说:“谢谢你,帮我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杜鹃花的脸红了,心里却充满温馨。她目送着水老板打开车门,钻进小汽车,然后绝尘而去。她一转身,黄学民竟然站在面前,脸色铁青铁青。

八

无论杜鹃花怎样解释,黄学民绝不相信杜鹃花跟水老板的关系(仅限于喝咖啡,更不相信他们是第一次约会。

虽然室外阳光灿烂,小小的出租屋里却如冰窖一般寒冷。两个人已经三天没讲一句话了。杜鹃花想挑起凶猛地争吵,又哭又骂。黄学民却再也不吭一声。

从前吵架的日子竟也变得温暖起来。

杜鹃花想:难道我有错吗?我从来没想到要跟水老板怎么样!又想:如果水老板在宾馆跟我约会,我会去吗?她有些迷惑,似乎没有答案.可是她马上就明白,会去的。水老板要她做什么,她似乎都不会拒绝。这样一想,她也就不感到怎么冤枉委屈了。

黄学民从那天起,也不再碰她,两个人之间突然像隔着天涯海角。有天夜里,杜鹃花坐在床头默默地流泪,黄学民轻声说:“你既然爱我,为什么不放过我?”

杜鹃花呆呆地瞧着他,知道一切无可挽回,于是苦笑道:“是的,爱不是占有,是付出.你走吧。”

天亮以后,黄学民就开始收拾行李。杜鹃花瞧着他弯腰的背影,如万箭穿心,突然又说:“今天你不走,陪我最后一夜好不好?”黄学民抬头瞧瞧她,终于撕不下情面,勉强点头道:“好。不过,明天我是一定要走了。”

最后那一夜,黄学民也不跟她做爱,而是蜷缩在床的角落,睡得很早。杜鹃花几乎未合眼,早晨醒来,脑袋生疼生疼,意识却非常清醒。黄学民在旁边睡得很香。

这是最后时刻了,他却没有半点留恋,半点伤感。

太阳升起的时候,两个人就要永远告别了,他却能睡得那么平静.或许,他是在养精蓄锐,好去开始新的生活吧。

爱他,就让他去吧。杜鹃花竭力说服自己。可是自己怎么办呢?杜鹃花想到,黄学民也许今天晚上就会跟新的女朋友拥抱着睡觉,可是自己却只能在这个窄窄的出租屋里顾影自怜.没有父母疼她,将来也没有子女会爱她。

她突然想到水老板的老婆,那个笨女人,多么好的幸福生活,却弄到三番五次去自杀的地步。

杜鹃花看到了搁在行李上的那把细细的刀。黄学民常常帮她把苹果削好。那褪下的皮儿一圈一圈的竟能一丝不差地合拢。看来黄学民也准备把它带上,是替新女朋友去削苹果的。

杜鹃花的脑袋里突然出现一个念头。那个念头越来越强烈:我为什么不能自杀呢?我死给他看!叫他一辈子后悔莫及。

她拿起了那把薄薄的苹果刀,在自己的脖子上比画着。

她又想:他能后悔吗?自己这3年里打了许多次盼,那可都是他的亲生骨肉呢。他从没说过一句挽留的话,就让那些可怜的小生命黑暗中来黑暗中去,在人世间不留一丝丝痕迹.我若死了,他只会高兴的。

为什么会是我?为什么不是他?为什么不是两个人永远在一起?杜鹃花感到豁然开朗,但又感到绝望.她握紧那把薄薄的刀,然后胡乱发了一通短信,她还是不甘心就这样消亡。

半个小时之后,当警察冲进来时,他们看到,凶手和受害人的躯体扭成奇怪的形状,她抱着那个渐渐冷却的身体,一动不动。鲜红的血液将他们染过,就像一朵啼血的杜鹃花。

插图:孟浩强 题字:周振华

项有标:1963年生于浙江.曾担任过教师、记者、编辑等。有小说、诗歌、散文发表于多家报刊.2010年发表的《这一课》获“郭沫若散文奖”。出版有长篇小说《非常救父》。

